

刘宋鼓吹饶歌三首解读

叶桂桐

宋鼓吹饶歌三首，见存于沈约《宋书·乐志》，赵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亦收录。郭茂倩在《宋鼓吹饶歌三首》题下加按语说：

《宋书·乐志》曰：“鼓吹饶歌四篇，今唯有《上邪》等三篇，其一篇阙。”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《上邪曲》四解，《晚芝曲》九解，汉曲有《远期》，疑是也。《艾如张》之解，沈约云：‘乐人以音声相传，训诂不可复解。凡古乐录，皆大字是辞，细字是声，声辞合写，故致然耳。’”

（引文据中华书局《乐府诗集》，1979年版）

宋鼓吹饶歌三首之所以难以解读，原因正如沈约所说，关键乃在于“声辞合写，故致然耳。”

何为“声辞合写”？一般研究者都以为沈约这里所谓的“声”字，是指汉乐府中常用的“妃呼豨”“夷于何”等歌词中的衬字或语气词，相当于现代歌曲中的“呀呼嗨”、“依 哎 儿 呀”之类。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据笔者考证，汉魏六朝时期的“声”字可大致为三类：第一类为记谱方法用字。这时的重要记谱方法叫做“声曲折”，其法为用状如蚯蚓的曲线表乐曲之旋律，并用一些汉字加以辅助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音乐乃至舞蹈术语掺杂其中^①。第二类为“妃呼豨”、“夷于何”之类。第三类则为行腔时用字，即加在歌词某字之下，表明该歌词的字在行腔时就用加在下边的字的声韵。比如在歌词“太”字之下，加上“艾”、

“爱”、“哀”等字，表明歌词“太”字在行腔时用“艾”、“爱”“哀”等字的韵。^②

“辞”则指歌词。

所谓“声辞合写”，就是把上述三类“声”字与歌词杂写。原本乐工记谱时，是把上述三类“声”字用细（小）字书写，而歌词则用大字书写，泾渭分明，一目了然。但后来人们在收录歌词时，细大字不分，于是才“声辞合写”，故“声”字与歌词“不可复辨”了。

这种“声辞合写”的乐府诗，汉代留存于今的有若干首，其中以汉《巾舞歌诗》、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，汉饶歌中的《石留篇》最为有名。而刘宋时期留存于今的则以这三首饶歌为代表。

当我们将汉乐府中的上述最有代表性的“声辞合写”的歌词解读之后^③，再来解读这三首宋饶歌，就比较容易些了。现在我们就按原来的顺序，来解读这三首宋饶歌。

上邪曲

大竭夜乌自云何来堂吾来声乌奚姑悟姑尊卢圣子黄尊来
惶清婴乌白日为随来郭吾微令吾

应龙夜乌由道何来直子为乌奚如悟姑尊卢鸡子听乌虎行
为来明吾微令吾

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伯
辽为国日忠雨令吾

伯辽夜乌若国何来日忠雨乌奚如悟姑尊卢面道康录龙永
乌赫赫福昨曰夜音微令吾

（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《宋书·乐志四》，“昨”字，中华书局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本作“祚”字。）

我们首先来辨析歌词原文中的“声”字。

①夜乌

“夜乌”，即“邪乌”，亦作“武邪”，例见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，均为“声”字。

②何来

“何”“来”均可单独作“声”字，亦可连在一起作声辞，这在汉《巾舞歌诗》中都有若干例证。

③吾来

“吾来”，“声”字，例见汉《巾舞歌诗》。

④乌奚姑悟姑尊卢

“乌奚”，“声”字，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作“乌及”。

“姑悟姑”，“声”字。其第二解、第四解作“如悟姑”，第三解作“悟如”，均为“声”字无疑。

“尊卢”，“声”字，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作“尊邪”。

⑤为

“为”作“声”字，在汉《巾舞歌诗》中有很多例证。

⑥随来

“随来”，“声”字，宋铙歌《晚芝曲》亦作“随来”，《艾如张》曲中则作“来随”。

⑦微令吾

“微令吾”，本曲中亦作“吾微令吾”，宋铙歌《晚芝曲》中反复用之。

⑧直子为

“直子为”为“声”字，这从本曲中这三个字所处的位置与第一、第三解此处中的“声”字相似，亦不难看出。

⑨黑洛

“黑洛”为“声”字，宋铙歌《晚芝曲》中多用之。

将《上邪曲》中的这些“声”字剔出后，可得歌词如下：

大竭自云，堂声圣黄，清婴白日，郭。

应龙由道，鸡听，虎，行，明。

诗则道禄，道起黄华，伯辽，国日，忠雨。

伯辽，国日，忠雨。面道康，录龙永赫赫，福祚音。

很显然，即使将“声”字剔出后所得到的歌词，也仍然诘屈聱牙，难解其意。

不过，这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参照晋铎歌《大晋承运期》。这首晋铎歌沈约《宋书》、房玄龄等《晋书》、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均收录了。三书在此题下均注明为“古《上邪行》”。为了对照及说明的方便，我们现将这首晋铎歌《大晋承运期》的原文抄录如下：

大晋承运期

大晋承运期，德隆圣皇，时清晏，白日垂光。应策图，陟帝位，继天正玉衡，化行象神明。至哉道隆虞与唐。元首敷洪化，百僚股肱并忠良。民大康，隆隆赫赫，福祚盈无疆。

（引文据中华书局《乐府诗集》，《宋书·乐志四》标点本文字亦同，惟二书之标点法不同罢了。《晋书》“民大康”作“时太康”。）

将上述剔出“声”字之后的宋铎歌《上邪曲》与晋铎歌《大晋承运期》相对照，并按顺序逐句加以诠释如下：

①大竭自云

“大竭”即“大劫”，“竭”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月韵，群母；“劫”，咸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业韵，见母，二字呼、等、声调相同，声母均为牙音，有共同的韵

母，此处是以“竭”代“劫”。“劫”，纪时单位，梵语“劫簸”的省称。佛教以天地一成一毁为一劫，经八十小劫为一大劫。

这里的“大劫”意义同“大运”，即“天运”，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：“朕承大运，继体守文。”

“自云”，即“自运”。“云”，臻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文韵，云母；“运”，臻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问韵，云母。“云”与“运”，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母，有相同的韵母，故此处以“云”代“运”。“自运”即指“大运”（天运）自行运转。

②堂声圣黄

“堂声”，即“堂陞”。“声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清韵，书母；“陞”，曾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蒸韵，书母。“声”与“陞”同呼、同等，同声调，同声母，有相同的韵母。此处是以“声”代“陞”。陞者，登也。堂者，殿也。

“圣黄”即“圣皇”。“黄”与“皇”，撮、呼、等、声调、韵母、声母完全相同。此处是以“黄”代“皇”。

以上两句，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的“大晋承运期，德隆圣皇”。

③清婴

“清婴”，即“清晏”。“婴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清韵，影母；“晏”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二等字，去声，谏韵，影母。“婴”与“晏”，声母相同，同为双声字，这里是以“婴”代“晏”。“清婴”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时清晏”。

④白日

“白日”，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白日垂

光”。

⑤应龙由道

“应龙”即“应箒”。“龙”，通撮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钟韵，来母；箒”，通撮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烛韵，来母。“龙”与“箒”同撮，同呼，同等，同母，为双声字。此处是以“龙”代“箒”。“应箒”，即“应图受箒”。图，河图；箒，符命，都是祥瑞之征。古代统治者宣扬神权，自称是应河图、受符命来统治天下。

“由道”，由，从也；道，即指天道。

这一句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应箒图，陟帝位。”

⑥鸡听

“鸡”即“继”。“鸡”，蟹撮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平声，齐韵，见母；“继”，蟹撮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去声，霁韵，见母。“鸡”与“继”同撮，同等，同呼，同母，韵母相同，故以“鸡”代“继”。

“听”即“天”。“听”，梗撮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平声，青韵，透母。“天”，山撮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平声，先韵，透母。“听”与“天”呼、等、声调、声母相同，这里以“听”代“天”。

这两个字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继天正玉衡。”

⑦虎行明

“虎行”，当为“化行”。“虎”，遇撮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上声，姥韵，晓母；“化”，假撮，合口呼，二等字，去声，禡韵，晓母。“虎”与“化”同母，韵母有共同的“u”元音。这里是以“虎”代“化”。

“虎行明”，相当于晋铙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化行象神

明”。

⑧诗则 道禄 起黄华

“诗则”当为“至哉”。“诗”，止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之韵，书母；“至”，止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至韵，章母。“诗”与“至”，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为齿音，韵母亦同，故将“诗”代“至”。

“则”，曾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入声，德韵，精母；“哉”，蟹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哈韵，精母。“则”与“哉”同呼同等、同母，故以“则”代“哉”。

“道禄”即“道隆”。“禄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入声，屋韵，来母；“隆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东韵，来母。“禄”与“隆”同摄，同呼，同母，故此处以“禄”代“隆”。

黄华，“黄”，黄帝的略称。《史记·韩非传》：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”

“华”，即“重华”的略称。“重华”为虞舜的名。《书·舜典》：“曰若稽古帝舜，曰重华，协于帝。”《疏》：“舜能继尧，重其文德之光华。”《文选·战国楚屈平〈离骚〉》：“济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华而陈词。”

这一句相当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至哉道隆虞与唐，元首敷洪化”。

⑨伯辽国日忠雨

“伯辽”即“百僚”。“伯”同“百”，《汉书·食货志·晁错论贵粟疏》：“亡农夫之苦，有千百之得。”《注》：“伯，音莫白反。今俗犹谓百钱为一伯也。”

“辽”与“僚”同摄、同呼、同等、同声调，同韵部，同声母，故以“辽”代“僚”。

“百僚”，百官，《书·皋陶谟》：“百僚师师，百工惟

时。”《注》：“僚、工，皆官也。”《汉书·成帝纪》河平元年：“公卿大夫其勉悉心，以辅不逮，百僚各修其职，惇任仁人，退远残贼。”

“国日”，当为“股肱”。“国”，曾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入声，德韵，见母；“股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上声，姥韵，见母。“国”与“股”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中有共同的元音“u”，故用“国”代“股”。

“日”当为“肱”字之误。

“忠雨”当为“忠两”之误。“忠两”即“忠良”之误。

这一句相当于晋铎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百僚股肱并忠良”。

⑩面道康

“面”当为“民”字。“面”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线韵，明母；“民”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真韵，明母。“面”与“民”同呼、同等、同声调，韵母中有共同“n”韵尾，故以“面”代“民”。

“道”当为“大”字。“道”，效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上声，皓韵，定母。“大”，果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去声，箇韵，定母。“道”与“大”同呼，同等，声母相同，韵母中有共同的元音“a”，故用“道”代“大”。

“面道康”，即“民大康”。

⑪录龙永赫赫

“录龙”当为“隆隆”。“录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烛韵，来母；“隆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东韵，来母。“录”与“隆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故以“录”代“隆”。

“龙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钟韵，来母。“龙”

与“隆”，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相同，故以“龙”代“隆”。

“录龙永赫赫”，相当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隆隆赫赫”。

⑫福祚音

“音”当为“盈”字。“音”，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侵韵，影母。“盈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清韵，以母。“音”与“盈”同呼，同等，韵母中有相同的元音“i”，故用“音”代“盈”。

“福祚音”，即“福祚盈”。

这一句相当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中的“福祚盈无疆”。

将宋饶歌《上邪曲》剔出“声”字之后的歌词诠释过之后，并将其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歌词对照，我们便不难看出，前者正脱胎于后者，两首饶歌的大意完全相同。扑朔迷离的宋饶歌《上邪曲》，已经可以解读了。

《晚芝曲》

《晚芝曲》原文如下：

几令吾几令诸韩乱发正令吾

几令吾诸韩从听心令吾若里洛何来韩微令吾

尊卢忌卢文卢子路子路为路鸡如文卢炯乌诸祚微令吾

几令诸韩或公随令吾

几令吾几诸或言随令吾黑洛何来诸韩微令吾

尊卢安成随来免路路子为吾路奚如文卢炯乌诸祚微令

吾

几令吾几诸或言随令吾

几令吾诸或言几苦黑洛何来诸韩微令吾

尊卢公泝随来免路子子路子为路奚姑文卢炯乌诸祚微令

善

(引文据中华书局《乐府诗集》，《宋书·乐志四》缺第七到第九解，“祚”字作“胙”。)

我们首先也来辨析并剔出其中的“声”字。

①几令吾 几令诸

一解作“几令吾几令诸”，二解作“几令 乌 诸”，四解作“几令诸”，五解作“几令吾几诸”，七解作“几令吾几诸”，八解作“几令吾诸”，均应为同类型的“声”字，属上述三大类“声”字中的第二类。

又，第三解、第六解、第九解中有“乌诸”，亦属这类声字。

②微令吾

第二、三、五、六、八、九解作“微令吾”，第一解作“令吾”，均为第二类“声”字。

③随令吾

“随令吾”作“声”字，与“微令吾”差不多，音亦相近。

④黑洛何来

第五、六两解作“黑洛何来”，第二解作“里洛何来”，“里”字当为“黑”字之误写。“黑洛何来”作“声”字在后世的不少民间歌曲中亦常见。

⑤尊卢

“尊卢”、“忌卢”、“文卢”为同类的“声”字，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作“尊邪”。

⑥免路、子路、路子、为路。

“免路”、“子路”、“路子”为相同之“声”字，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亦作“治路”。

⑦鸡如奚姑

“鸡如”与“奚姑”相同，因字形相近而混用，上述宋铙歌《上邪曲》中即将“姑”字混作“如”字。“奚姑”作“声”字，《上邪曲》中亦有其例。

⑧随来

“随来”凡三见，亦为“声”字。

将《晚芝曲》中的上述“声”字剔出后，可得歌词如下：

一解：韩乱发正。

二解：韩从听心，韩。

三解：炯，祚。

四解：或公。

五解：或言，韩。

六解：安成，炯，祚。

七解：或言。

八解：或言，韩。

九解：公洪，炯，祚。

从所得歌词来看，《晚芝曲》虽有九解，但并非是一首完整的歌词。这歌词同样诘屈聱牙，难以索解。为了解读这些歌词，我们可以参照《宋书》、《乐府诗集》中所收录的其他同一歌题的歌词。两书中所收同题歌词共有三首，一为汉铙歌《远如期》，沈约怀疑宋铙歌《晚芝曲》为汉铙歌《远期》（亦即《远如期》）；二为梁张率拟作《远期》；三为刘宋何承天所拟作的《远期篇》。这三篇同题铙歌中以汉铙歌《远如期》最有参考价值。《乐府诗集》在汉铙歌《远如期》题下加按语说：

一曰《远期》。《宋书·乐志》有《晚芝曲》，沈约言旧史云“诂不可解”，疑是汉《远期曲》也。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汉太乐食举曲有《远期》，至魏省之。”

宋铙歌《晚芝曲》当为汉铙歌《远期》之拟作。

汉饶歌《远如期》原文如下：

远如期，益如寿。处天左側，大乐万岁，与天无极。雅乐陈，佳哉纷。单于自归，动如惊心。虞心大佳，万人还来，谒者引乡殿陈，累世未尝闻之。增寿万年亦诚哉。

饶歌亦称“短箫饶歌”，属鼓吹乐。关于鼓吹乐之用途，晋孙毓《东宫鼓吹议》云：

鼓吹者，盖古之军声，振旅献捷之乐也。施于时事，不常用。后因以为制，用之朝会焉，用之道路焉。

——《北堂书钞》卷一〇八、一三〇引

从汉饶歌《远如期》之歌词，我们不难看出其用于朝会之用途，而从其具体歌词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知道这实际上是献捷之乐。内中虽云“单于自归”，但仍是一次大胜仗，这是在大胜仗之后的朝会，是祝捷之歌。

明乎此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首宋人拟作的《晚芝曲》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

现在我们对照汉饶歌《远如期》，以及宋何承天之拟作，将剔出了“声”字之后的《晚芝曲》的歌词，稍作诠释。

①韩乱发正

“韩”字当为“汗”字。“韩”，胡安切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寒韵，匣母。“可汗”的“汗”与“韩”字反切相同，而且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音调，同声母，同韵部，故以“韩”代“汗”。“汗”即“可汗”的简称，我国古代鲜卑、蠕蠕、突厥、回纥、蒙古等族的最高统治者叫可汗，其妻叫做可敦。《魏书·蠕蠕传》、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即如此记载。

宋饶歌《晚芝曲》中的这个“韩”即“汗”，正相当于汉饶歌《远如期》中的“单于”。汉时匈奴称其君长为单于，如《史记·匈奴传》云：“匈奴单于曰头曼。”

“乱”，乱即作乱。“汗乱”，即可汗入侵中原，或扰乱北

方边境。

“发正”，即拨正。拨正即拨乱反正，意谓平定了可汗的入侵或扰乱。这显然也是一次大胜仗。

②韩从听心

“韩”，已如上述当作“汗”字。

“从”，听从、归顺也。

“韩从听心”，正相当于汉铙歌《远如期》中的“单于自归，动如惊心。”换言之，“韩从听心”，正本于“单于自归，动如惊心。”

③炯祚

炯，《说文》：“炯，光也。”

祚，皇位也，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：“平定海内，卒践帝祚，成于汉家。”又，祚同于福，福及子孙曰“祚胤”，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：“君子万年，永锡祚胤。”

炯祚，即为光大了皇位，福及子孙。

④或公或言

或，有的。

公，当为“功”字之误，详见下文《艾如张曲》解读。

言，言论，指策略或文功。

⑤安成

安，即安定，《诗·小雅·谷风》：“将恐将惧，维予与女。将安将乐，女转弃予。”

成，当即“成化”，宋何承天拟作之《远期篇》中云：“迁善自雅调，成化由清均。”

⑥公泚

“公”当为“功”之误，详见下文《艾如张曲》解读。

泚，水貌。

从这些歌词的内容来看，宋铙歌《晚芝曲》的大旨为：北方

少数民族（可汗）入侵或扰乱北方边境，被击退了。他们归顺了，天下安定，皇权得到巩固光大，福及子孙万代。这是因为有的建了文功，有的立了武功。国家安定，化及四海。皇权光大，福及子孙万代。

宋饶歌《晚芝曲》为汉饶歌《远如期》之拟作，沈约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此曲亦用于朝会，是在国家安定了北方，击退了可汗的入侵扰乱之后的祝捷会上唱的歌曲。

《艾如张曲》

宋饶歌《艾如张曲》原文如下：

几令吾呼历舍居执来随咄武子邪令乌衔针相风其右其
右，几令吾呼群议破萌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今乌今臚
入海相风及后

几令吾呼无公赫吾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无公赫吾踞立
诸布始布

要解读《艾如张曲》，我们同样要首先辨析并剔出原文中杂写的“声”字。

①几令吾呼

宋饶歌《晚芝曲》中已有此“声”字，上边我们已经说过。

②执来随咄武子邪

第二、三解中作“执来随吾咄武子邪”，这当为三组“声”字连用，“执来随”为一组，“吾咄”为一组，“武子邪”为一组。

“执来随”，《晚芝曲》中有“随来”。

“吾咄”，“吾”为“声”字，屡见于汉《巾舞歌诗》与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中，“咄”作“声”字见于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中。

“武子邪”，汉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中多作“武邪”，

汉《巾舞歌诗》中多作“子以邪”。

③令乌

“令乌”上文《晚芝曲》中作“令吾”。第三解中有“今乌”，当为“令乌”之误。

剔出《艾如张曲》中的“声”字，可得歌词如下：

一解：历舍居，銜针，相风，其右其右。

二解：群议破葫，臄入海，相风，及后。

三解：无公赫，无公赫，踞立诸布始布。

这歌词同样诘屈聱牙，难以索解，我们只能参照与之问题的其他歌曲的歌词，来解读它。

汉铙歌十八首中有《艾如张》曲。陈苏子卿有拟作《艾如张》曲。魏鼓吹曲中有《获吕布》，《晋书·乐志》曰：“改汉《艾如张》为《获吕布》，言曹公东围临淮，生擒吕布也。”晋鼓吹曲有《征辽东》，沈约《宋书》注云：“古《艾而张行》。”《乐府诗集》在《征辽东》题下加按语说：“古《艾而张行》。”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《征辽东》，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，讨灭公孙渊而梟其首也，”

我以为这首宋铙歌《艾如张曲》当直接脱胎于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。《征辽东》原文如下：

征辽东，敌失据。威灵迈日域，渊既授首，群逆破胆，
威震怖。朔北响应，海表景附。武功赫赫，德云布。

对照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，我们将剔出了“声”字之后的宋铙歌《艾如张曲》的歌词分别作一诠释。

①历舍居

“历舍居”当为“敌失据”。

“历”，繁体作“曆”，郎击切，梗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入声，锡韵，来母；“敌”，徒历切，梗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入声，锡韵，定母。“历”与“敌”属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

调，同韵部，故将“敌”记作“历”。

“舍”，书冶切，假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马韵，书母；又，“舍”作“屋也”，始夜切，假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禡韵，书母；“失”，式质切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质韵，书母。“舍”（包括作“屋也”解之“舍”）与“失”同呼，同等，同母，故以“舍”代“失”。

“居”，九鱼切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鱼韵，见母；“据”，居御切，遇摄，合口呼，去声，御韵，见母。“居”与“据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母，而且韵母相同。故这里以“居”代“据”。

②衔针

“衔针”当为“咸震”。

“衔”，户监切，咸摄，开口呼，二等字，平声，衔韵，匣母；“咸”，胡谗切，咸摄，开口呼，二等字，平声，咸韵，匣母。“衔”与“咸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声母，韵母又相同，故以“衔”代“咸”。

“针”，职深切，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侵韵，章母；“震”，章刃切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震韵，章母。“针”与“震”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也相同，因此以“针”代“震”。

③相风

“相风”当为“相附”。

“风”，方戎切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东韵，非母；“附”，符遇切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遇韵，奉母。“风”与“附”同呼，同等，而且其声母非、奉同属轻唇音。故以“风”代“附”。

“相风”在“艾如张曲”中凡二见，即在第一、二解之中，疑第一解中的“相风”为衍字。

④其右其右

“右”当作“首”。

“右”，于救切，流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宥韵，云母；“首”，书九切，流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有韵，书母。“右”与“首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韵母中有相同的元音“ou”，故以“右”代“首”。

“其右其右”，歌词当本于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中的“渊既授首”四字。

⑤群议破葫

“群议破葫”当为“群逆破胆”。

“议”，宜寄切，止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寘韵，疑母；“逆”，宜戟切，梗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陌韵，疑母。“议”与“逆”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又相同，故以“议”代“逆”。在北方方言中，不少地方，“逆”与“议”读音全同。

“群议破葫”当为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中的“群逆破胆”。

⑥臄

“臄”本为“脑”的异体字，亦作“剗”，这里当为“朔”字之误。“朔”，古文作“𦣻”，与“臄”字形相近而误。

⑦入海

“入海”，意同“陵海”。

⑧无公赫

“无公”当为“武功”。

“无”，武夫切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虞韵，微母；“武”，文甫切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虞韵，微母。“无”与“武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韵，同母，故以“无”代“武”。

“公”，占红切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东韵，见

母；“功”字的反切，摄、呼、等、声调、韵部、声母与“公”字完全相同，故以“公”代“功”。

⑨ 踞立诸布始布

这一句歌词当本于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中的“德云布”。

将已经能解读出来的歌词串连起来，这首宋铙歌《艾如张曲》的内容大致如下：

在大军的征讨之下，敌人失去了依托，都很震惊恐怖，
将敌酋枭首示众，群逆破胆。朔北响应，海表相附。武功赫赫，武功赫赫！

总之，宋铙歌《艾如张曲》脱胎于晋鼓吹曲《征辽东》，其用途亦正相同。

宋铙歌三首的解读，如同汉《巾舞歌词》、《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》、汉铙歌《石留篇》的解读一样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汉魏六朝乐府，特别是乐府的实际演唱情况，以及对于这一时期乐工的实际文化修养的研究等，无疑都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就是歌词记录过程中大量出现的错别字，对于研究当时的语音，也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材料。

注：

①关于汉魏六朝的记谱方法“声曲折”的研究，读者可参阅拙作《汉巾舞歌词试解》一文，载中华书局《文史》第33辑。

②关于汉魏六朝“声”字的研究，亦可参阅《汉巾舞歌词试解》一文。

③《汉巾舞歌词试解》已经刊出，详见注①，《〈汉铎舞歌·圣人制礼乐篇〉解读》已寄《文艺研究》，《汉铙歌〈石留篇〉解读》，已寄《文学评论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